

住進窯洞

雙城記

何冀平

滿載數萬北京學生的西去列車，在一片道別聲和媽媽的哭聲中，開出北京城，一路駛向西，開出很久到了銅川。火車到達已經是夜晚，沒有光，到處黑濛濛一片，房間的燈光都很暗，我們在地鋪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換乘解放軍大卡車，向延安地區進發。數十輛軍用卡車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蜿蜒盤旋，那陣勢好像要上戰場，學生哥兒都才十六七歲，沒見過這樣的大場面，很興奮。景觀也很奇特，大雪後的黃土高原，天寒地凍，卡車的輪胎套着防滑鏈，我們穿着棉大衣，站在敞篷的車廂裏，寒風刺骨，手腳冰涼，用圍巾把自己裹實，只露出兩隻眼睛。卡車的左邊是陡峭的山崖，右邊是一條冰封的河，河的對岸依然是黃土山，到處一片黃，見不到一點綠色，時而看到幾個人站在山中挖出來的洞口，瞭望車隊，就像我們看他們一樣，我們好奇，他們更好奇。

他們住在山洞裏？這是窯洞。曾經看到一篇鳳霞寫的回憶文章，寫到，她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北京，演出一台現代新戲，不記得是《劉巧兒》還是《小二黑結婚》，她一上台，還沒張口唱就是滿場掌聲，她那時還沒有太大的名氣，沒有經過「碰頭彩」，她很納悶。後

來才知道，掌聲不是給她的，台下的觀眾都是從延安到北京，或者是到過延安的，他們看到了布景展示出的窯洞，立即激動起來。

我們也馬上要住進這樣的山洞窯洞。經過3天的火車轉汽車長途跋涉，我們停在延長縣一家公社的院子裏。一邊是各村來接學生的老鄉，一邊是熱氣騰騰的饅頭和豬肉熨粉條白菜，這在當地算是上等的好飯菜，我們剛從北京來，肚子裏還有油水，吃不下那白花花的肥肉片，當時不知道，在以後的日子裏，別說吃豬肉，就是吃口白麵會有多難。

來接我們的老鄉把我們的箱子和行李馱在驢背上，或者背扛起來，我們跟在後面，一步一步向我們就要住下去的村落走去。走了好長時間，終於看到山腳下一條土路彎彎曲曲，中間的小河已凍成冰，我們左搖右擺走不穩，村裏的娃娃們一邊笑、一邊拉着我們的手，一步一步上高坡，總算是到了住的地方——窯洞。

窯洞是新打的，男學生一個，女學生一個，我們幾個女學生沒有生活經驗，好的一個，可以燒火做飯的，被男學生搶先入住，我們只好住冷窯，窯洞太新了，裏面很潮濕，根本不適宜住人，好在年輕有火力，在冷窯洞一住3年，竟沒得上風濕，真是上天保佑。

祭祖傳承

此山中

鄧達智

上世紀二戰後移民香港，不少家庭數祖先，頂多數出三代。對春秋二祭不是不想熱衷，而是無用武之地，好些同代同學、朋友，連祖父母都未見過，如何祭祀？

感恩家族祖上落戶南中國一隅，早於一千年前北宋年間，從江西吉水（鄧姓發源於河南南陽，今之鄧州市）移殖祖上三代骸骨到元朗地區，安葬元朗西北陲丫髻山，被尊為入粵始祖。

從小，當書友仔們在清明節及重陽節拜過祖父母，祭祖活動宣告完畢。當中一些因祖父母在家鄉殮葬，生前未見過，由於那些年交通不便，也無機會拜祭，祭祖概念薄弱，無可厚非。

老家族鄉下人的我們，從每年春分秋分之後，拜祭過宗祠內祖宗神位，隨後一個一個祖先拜下去至清明或重陽為止。早例定下，清明重陽正日拜祭曾祖父母，兩節之前的周末拜祭祖父母及父母，兩大節之後的星期日，拜祭祖堂「崇德堂」。從小在不同山墳拜祭之間，在附近山嶺奔跑玩耍，對周邊地理環境非常熟悉，因而對祖先也建立起熟絡感。

過去一家六七個小孩非常普遍，後來社會轉型，為給予子女較佳教

育，不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立的家庭，只生兩個或頂多三個孩子，近年發展到不論子或女，就生一個。沒弟兄弟姐妹孤單的成長，日後父母不在，放骨灰於不同宗教辦的骨灰龕，不少人乾脆在父母火化後選擇將骨灰撒落某處海洋，此後父母在心中，祭祖只是偶爾聽見的口號，再也無須實際行動。

圖片顯示幼弟一對十歲孖生兒，在拜祭我們祖父母，即他們曾曾祖父母，幫忙清除墓地周邊雜草。曾經的小不點已經懂事，自願幫忙掃墓，對他們這一代基本上嫡生慣養的小孩們，已算成績不俗。二子是我家父母年紀最少的男孫，對上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頗眾。遺憾已出嫁的他們只生一個，頂多兩個，且分布海外。一些世代之後，家鄉祭祖傳承的責任，需由他們二人代肩負，想想都孤獨。



●重陽祭祖傳承新一代。作者供圖

梁詠琪的三十年花火

發式生活

商台余宣發

歌手梁詠琪近日推出新歌《溫柔的存在》，這首由她親自創作的作品，其實是與30年前同樣由她親手寫下的《花火》互相呼應。兩首歌不但同樣出自她手，連曲風感覺也一脈相承，彷彿她用音樂為自己這30年的歲月作了一個溫柔的總結。更令人感動的是，新歌的音樂錄影帶拍攝手法，竟與30年前《花火》一模一樣，那種穿越時光的呼應，令人忍不住會心一笑。新歌《溫柔的存在》亦會收錄在最新推出的國語專輯之中，成為這張專輯的重要一環。

訪問中，除了談及新歌，她也透露即將於11月舉行的入行30年演唱會內容。她說，這30年來有很多心底話，一直想跟歌迷好好分享。談到這些年的樂壇經歷，她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初出道那段瘋狂日子。當時她不但推出廣東專輯，也同步發行國語專輯。最瘋狂的一年，竟然在短短12個月內推出兩張國語專輯與兩張廣東專輯。基本上每天的時間都花在錄音室與宣傳行程上，還要走遍東南亞不同地方為歌曲打拚。她笑言，那段歲月真的很「瘋癲」。

如今回望那些日以繼夜的錄音、奔波與堅持，都成為她音樂路上最真實的養分。

被問到為什麼演唱會特別選在11月舉行？梁詠琪笑着解釋，「因為自己第一張粵語專輯推出的日子，剛好就是30年前的11月。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我特意寫了一篇文章，寄給申請紅館檔期的有關人士。」她又笑說：「可能就是這篇文章打動了對方，才令他們願意批出這個檔期給我，讓演唱會可以順利在11月舉行。」

30年過去，梁詠琪依然以溫柔而堅定的姿態繼續創作。從《花火》到《溫柔的存在》，她用音樂記錄自己的成長與轉變，也把這份真摯帶給歌迷。她沒有被過往的光環束縛，反而選擇以更沉穩、更溫柔的方式，重新審視自己與音樂的關係。

展望11月的演唱會，相信她會把這30年來的點滴、感動與感謝，一一呈現在舞台上。希望她繼續以溫柔的存在，照亮每一個聽過她歌曲的人，也讓更多人在她的音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溫柔與力量。

被忽視的合肥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從南昌開始的贛皖行，經婺源北上，就進入安徽省。提到安徽旅遊，一般人往往想到兩座名山：黃山、九華山，和兩個名村：宏村、西遞，作為省會的合肥，在旅遊版圖上幾乎是一個空白。但住下走走看看後，發現她被嚴重低估了。

合肥市現轄4區、4縣，代管一個縣級市（巢湖市），常住人口約一千萬，城區人口約佔650萬，共有8條地鐵線，首條1號線卻至2016年12月底才通車。可見，作為長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合肥的發展起步較慢。但十幾年間，隨着多個國家級重要科教/科研基地的設立，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坐鎮，合肥已從傳統農業大省「糧倉」轉型為今日「矽谷」了，並躋身新一線城市。

合肥的文旅設施也隨之跟上，作為有兩千年歷史的古城，合肥是包拯的家鄉，也是三國故地。市區就有多處名勝古蹟：包公園、逍遙津公園、李鴻章故居、明教寺等。

逍遙津公園位於老城廬陽區，乃「張遼威震逍遙津」典故發生地。園內除了三國古戰場遺存物外，還以草木造景，加上造型各異的水榭迴廊、亭台樓閣，以及相關歷史文化館等，尤其適合對三國歷史感興趣者慢遊細

逛。從公園南面走出，可到同區的淮河路步行街，李鴻章故居、明教寺就在該街。

不過，我最推介的是，內地首間由監獄改建的創意園「合柴1972」和由舊機場改造的駱崗中央公園。前者是我見過中國各大城市最值得看的文創地標，由原合肥柴油機廠、監獄舊址的工業建築群構成，紅磚牆、舊煙囪、穹頂車間與崗樓等歷史痕跡處處可見。園內除了設計工坊、文創空間、平民劇場、大型藝術裝置等外，最特別的是，保留了一個特大跨度穹窿頂廠房。走進廠房，彷彿推開一扇通往時光隧道的大門，裏面有再現「家電之都」輝煌歲月的家電故事展，還有很多昔日城市風貌和市民生活縮影相關裝置，勾起人們的溫馨記憶。

至於令合肥年輕人自豪的駱崗公園，則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園，當我站在那條由機場跑道改成的中央大道，「大而闊」的滋味油然而生。公園建設緣於2023年秋舉行的第14屆中國（合肥）國際園林博覽會，並於開幕之際正式對外開放。總面積12.7平方公里，相當於4個紐約中央公園，有38座城市展園和88個特色建築。由於實在太大，我們只遊覽了安徽園和生態體驗區。（贛皖行之八）

田曦薇《嫁金釵》

細說星光

叢仁

田曦薇2026年接戲密度極高，《逐玉》把「屠戶女將軍」打出數據斷層，《低智商犯罪》裏女警李茜又被懸疑喜劇觀眾買賬；但真正把爭議推到台面的，是10月開播的《嫁金釵》。這部劇很像她當下處境的縮影：流量夠硬，觀眾願意點開，但「演技突破」和「長劇質感」還沒完全坐實。

《嫁金釵》最會抓人的是節奏，替嫁、身份錯位、真假千金、宅鬥權謀，前幾集就甩出退婚、掌摑、和離、入府審妻等強衝突，鈎子密，爽點直給，下飯追更很順。田曦薇一人分飾阿醜（魏婉）與君黛，也確實有「換人」的功夫：阿醜含胸、聲線壓低、眼神帶怯，是泥裏活出來的人；君黛下巴一抬，笑裏帶刺，步子又狠又飄，和過去《卿卿日常》的李薇完全反着來。單看「一張臉兩種狠」，她不是沒能力，而是在主動拆甜妹標籤。

問題也正好出在「太想證明能演壞人」，君黛這場戲裏，壞基本靠瞪眼、冷笑、咆哮、連扇巴掌完成。第一集連甩數巴掌出圈，短平台剪起來極爽。有觀眾罵「用力過猛」「短劇式演技」，不全是黑她——是角色本子把「壞」寫扁了，演員只能用幅度補層次。更深層的問題是《嫁金釵》本身

「長劇短劇化」，原著裏魏婉是清醒貴女，用利益和籌碼談判；劇版拆成真假千金互撕，底層少女轉頭變世家長媳毫無適應期，人物動機讓位於反轉數量。導演要爽感，編劇要鈎子，田曦薇就成了最前面的出氣口：愛看爽劇的人誇她敢豁出去，厭棄下沉味的人把眼全算她頭上。放到她全年作品裏看會更清楚：《逐玉》勝在女主有利落行動力，田曦薇扛豬、雪地打戲，零替身，把甜妹換成「有汗味的活人」；《低智商犯罪》她吃重口味懸疑的節奏，反而露出聰明幹練；《天才女友》清冷天才又顯單薄，證明她不是什麼類型都能鎮住。她現在最不缺的是觀眾緣和資源，最缺的是「好本子+好對手戲+肯收一點的表演」。

所以《嫁金釵》不該簡單判「翻車」或「封神」，它是田曦薇升咖年的關鍵樣本：她已經證明自己能扛播出、能換聲台形、能被市場信任；但君黛也提醒觀眾，外放不等於複雜，癡批不等於深度。現在，熱度和演技都在半山腰，離山頂還差一個不靠巴掌講故事的本子。

●《嫁金釵》劇照 作者供圖



陽台過客與自在菩薩

如賀是好

梁賀

回到南方數月不見的老房子，首要事自然是打掃衛生。與北京截然不同，亞熱帶氣候的丘陵城市，濕度大，灰塵倒是不大，若能把潮濕打敗，則灰塵都以浮塵為主，地拖抹布吸塵機就能輕鬆搞定。

只是「浮塵」此稱謂，對於一個漂泊着謀生的人來講，簡直一秒共鳴，太戳心和詩意，尤其在我打掃衛生至陽台時，突然發現陽台角落處的地磚縫中，一株小小的野草，竟然就着陽台上數月間不斷落下來又被大雨沖刷刷下稀薄的一點點浮塵，已然驕傲地立了起來七八厘米高。微風過去，它輕輕搖晃了一下葉子，像是作為一名初降生於此地的年輕靈魂跟我親切地打了聲招呼：「嘿，中年人，你還好嗎？我反正挺好的。」

心動了一下，好多年沒有人問過：「你還好嗎？」

在我看來，這個時代是急行的時代。的確，現代性把封建等級消滅了，只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金錢與物質性迅速把新的等級關係重新構建了起來，且比此前更加單一和森嚴。高密度的信息和慾望的無限擴張把生命暴力壓縮，我們彷彿童年過去後便迅速進入了中年，更有甚者，你能感知到似乎很多人的童年也正在被殘酷地消解。

行至中年便是一個為人的魔咒，身體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偏偏是家中頂樑柱，上有老下有小，一切求而未解的生活答案都必須到你為止，需要明確且盡量都「正確」的答案。我見狀禁不住蹲了下去，看着那株驕傲的小草，它的根是那麼淺，地磚和地磚之間那一隙的塵，

連土都稱不上，偏偏活得那麼嬌豔。

「它的草籽是怎麼來到這裏的呢？小鳥？一陣風？那它得多麼抓緊時間才能在那麼一丁點的浮塵中，趕在黎明或下一陣風到來之前扎下根呢？那麼，下一次大雨來臨時，就能把它和浮塵一起沖走了吧？」我想，人生一瞬，誰還不是株小草呢？

在此之前，我剛被那千年的老樹感動，真沒想到，這近乎無根的小草，竟然亦法力無邊，能渡我於陽台角落上。

佛陀菩薩本無相，想當初釋迦牟尼創立佛學之初心，就是要明確反對一切偶像的崇拜，只是想必他貴為一名時正年輕的貴族王子，不好想像眾生之覺悟，亦高估了大家伙的閱讀理解能力，於是由藝術家重新理解再造，將佛陀菩薩羅漢等更顯淺化世俗化，以便更於廣泛流傳，普度眾生，擬人着相，作此解。

我曾在一個秋天裏創作過一幅巨幅油畫，畫面看起來是光頭仔和菩薩在吃消夜，大致意思是：遭遇生活困頓的主角光頭仔如其他人一般去求問菩薩，以期解脫之法，恰好兩位菩薩在壇，邀得光頭仔落座。北海觀音回答說，我的信眾供奉了新釀的清酒，不如你也品嘗看看；南海觀音說，今年夏季的荷花結出的蓮子甚好，你盡可採之，於中秋時釀製蓮蓉用作月餅餡，肯定能大賣。

其實最終菩薩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而畫中，我用了我最喜愛的觀音菩薩形象——「觀自在」的坐相，特別像我們日

常在沙發或榻上的自在坐相。本期文的配圖，就是當年我那幅油畫的小稿，名曰《Q&A》。

一南一北往返的雙城生活，既讓我對廣袤大地的物候養人養文化有了深切的體會和理解，亦重塑了我對人生於天地間的根本意義觀，幾百年前，際遇顛沛流離的感懷讓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與文學家，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人生而自由」的核心思想深刻影響並推動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重新思考人類的組織形式與社會的形態更優解。時至今日，戰爭與革命進行了很多，與我們孫中山先生嚮往的三民主義一樣，盧梭的理想國至今其實亦未能實現，但民主自由的思想，的確栽種進了人類的思想深處，已經根深蒂固了。

陽台上的快閃小草也好，古寺中的千年老樹也罷，於宇宙而言，都是一瞬間；在天地間而言，都是一樣生機勃勃，我們遇到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我們要追尋的答案。



●與南海北海觀自在菩薩月下談心事。繪畫：梁賀

台上作弄新人

演藝蝶影

小蝶

有人告訴我：「我不喜歡某名舞台演員。」我明白他為何這樣說，因為我也不喜歡他。

可能是他前輩吧，平時看他舞台上演戲已經覺得他總是一副大明星般模樣，要一輩年資較淺的演員在他身邊拱照他，使觀眾的注意力盡在他身上。那種散發着濃烈個人演出的氣焰與所有對手都格格不入。

這也算了，可能是他不合我眼緣吧。不過我有一次看他演出，令我確定我不欣賞他是對的。

那次他演的是一個喜劇，那場戲是他在簡單地盤問一人。本來那段只是來來回回數句說話的戲卻演了一分多鐘。一分多鐘的戲當然不算長，但是把區區數句話不斷盤纏，翻來覆去地唸便令人不耐煩了。這會否是編劇故意把兩個角色的台詞寫得夾雜不清，從拉扯碰撞中產生喜劇效果？

我敢肯定不是，因為我看到飾演盤問者的前輩演員一臉囁瑟，正沉醉在捉弄對手的喜悅之中。可憐的對手只是一名年資很淺的年輕演員，卻在那一分多鐘內被前輩在舞台上作弄，不讓他把對白唸下去，完成該段戲。每次只要他想唸下一句台詞，前輩又返回上一句台詞，重新再來。

我看到後輩既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演下去；又擔心若突圍而出，會得罪前輩。要一名新人在舞台上面對這個情況，令他尷尬不已，很想挖一個洞把頭鑽進去，前輩卻像貓玩弄老鼠的情景，我但願我是該劇的演員，立即衝上前為他解圍。

後來，我聽到該場戲出現「舊人玩新人」場面的原因。原來在綵排的時候，新人在這場戲唸錯了對白，令劇組哄堂大笑。本來綵排出現烏龍岔子是一件如吃飯般的平常事，可是，前輩卻另有想法：在正式演出時若重複這個錯誤，便可以引得觀眾大笑，大收喜劇效果，令自己演得十分討好。於是，他便

屢屢在新人綵排時犯錯的場口重複兜轉，令新人不知所措時，引出喜劇效果。

這真是非常要不得。第一，前輩在台上是有支持、提點和援助新人的義務，沒有前人帶領和幫助，新人在台上所走的路會是荊棘滿途的。第二，即使你不願意幫助新人，也不要落井下石，這台戲並不屬於你個人，而是台前幕後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不由得任何人獨自操控。

第三，在舞台上演出，人人都希望沒有問題出現，順順利利地把多月來用心綵排好的製作呈現舞台，這是最理想的結果。可是，蝦碌的意外總是難免。一旦出現，人人都有責任協力把出意外的場面補救，最好還是用技巧地不讓觀眾發現出現問題和已作補救。怎會有人沒事找事，自行產生問題出來令對手在台上發麻？這是心地不好的表現。

第四，前輩在演出時也肆無忌憚地表演他欺凌後輩的功架，不難想像他在台下會是一個怎樣的人，很難獲得我欣賞。